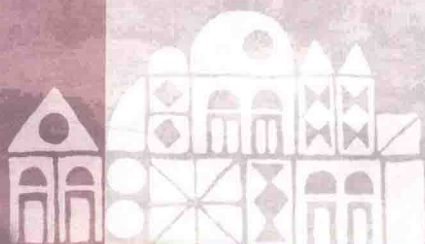


Alev Lytle Crowder

SEVEN HOUSES

七屋

[土耳其] 艾芙·丽泰·克罗提尔 著
傅彦琦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lex Lytle Croutier

SEVEN HOUSES

七屋

[土耳其] 艾芙·丽泰·克罗提尔 著
傅彦琦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SEVEN HOUSES: A NOVEL

Copyright © 2002 by ALEV LYTTLE CROUTI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C. JUDD LITERARY AGENT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New Star Press

In joint venture of Shanghai Sanhui Culture and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七屋 / (土) 克罗提尔 (Croutier, A.L.) 著; 傅彦琦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0894-6

I. ①七... II. ①克... ②傅... III. ①长篇小说—

土耳其—现代 IV. ①I37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5662 号

七屋

(土) 艾芙·丽泰·克罗提尔 / 著 傅彦琦 / 译

责任编辑: 汪欣

特约编辑: 李志卿

责任印制: 韦舰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27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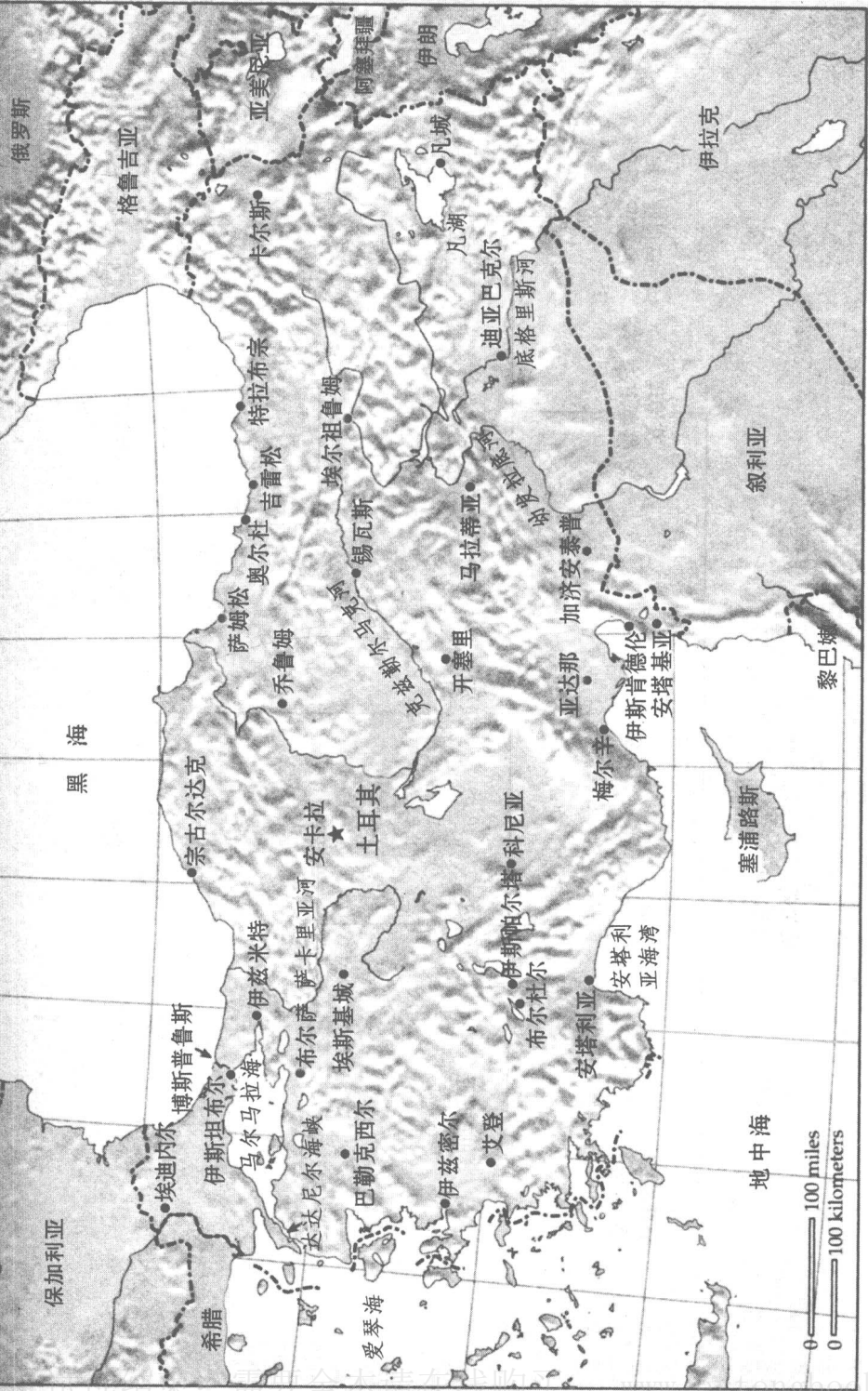
版次: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894-6

定价: 3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献给我的父母：塞德瑞和尤尼耶



俄罗斯

格鲁吉亚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

黎巴嫩

塞浦路斯

黑海

保加利亚

波斯普鲁斯

埃迪内尔

伊斯坦布尔

马尔马拉海

伊兹密特

布尔萨

埃斯基谢尔

安卡拉

土耳其

安塔利亚

布尔杜尔

伊斯坦布尔

科尼亚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

卡尔斯

特拉布宗

吉雷松

奥尔杜

萨姆松

埃尔祖鲁姆

锡瓦斯

凡湖

迪亚巴克尔

底格里斯河

开塞里

马拉蒂亚

加济安泰普

亚达那

伊斯肯德伦

安塔基亚

梅尔辛

宗古达克

萨鲁姆

萨姆松

埃尔祖鲁姆

锡瓦斯

凡湖

迪亚巴克尔

开塞里

马拉蒂亚

加济安泰普

亚达那

伊斯肯德伦

安塔基亚

梅尔辛

埃迪内尔

伊斯坦布尔

马尔马拉海

伊兹密特

布尔萨

埃斯基谢尔

安卡拉

土耳其

安塔利亚

布尔杜尔

伊斯坦布尔

科尼亚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

希腊

爱琴海

达达尼尔海峡

巴勒克西尔

伊兹密尔

艾登

安塔利亚

布尔杜尔

伊斯坦布尔

科尼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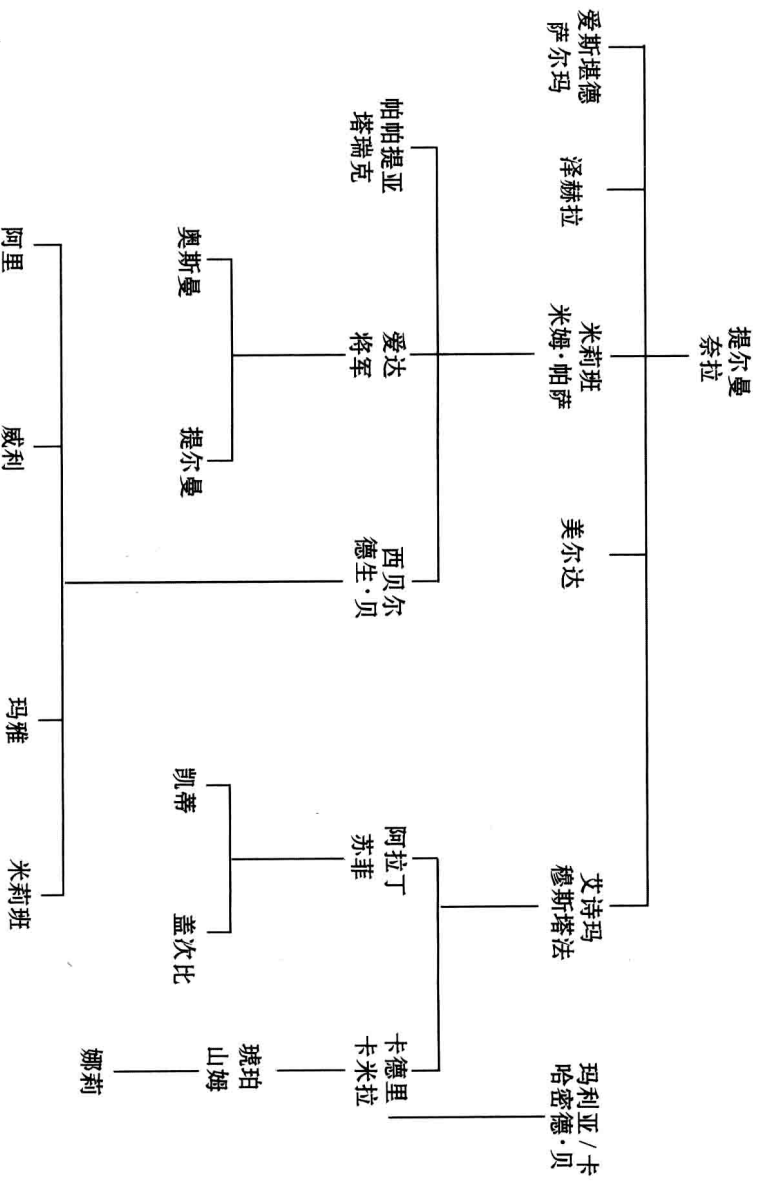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

安塔利亚海湾

地中海





I 丝之精致 1

- 士麦那大屋 (1918—1952) 3
 丝绸庄园 (1930—1958) 62
 纺织公寓 (1959—1960) 118
 七根胡子街的青绿色房子 (1961—1962) 163

II 浪荡女的回归 195

- 香蜜街(1997) 198
 青绿色小屋(1997) 261
 伊兹密尔大屋(1997) 291

鸣谢 3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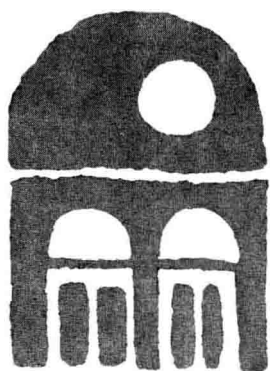
指南说明 311

讨论话题 315

译后记 317

I

丝之精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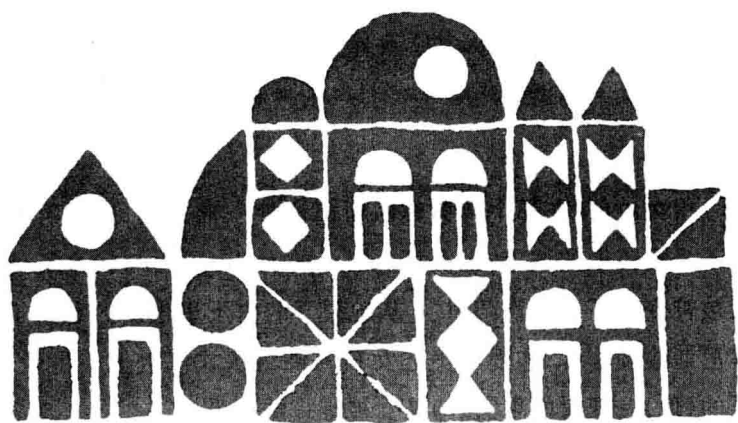


这本书里没有惊心动魄的冒险、
没有不凡的猎杀，没有发现、没有危险；
只是漫步在过去，像一只蹒跚的骆驼，
在无尽的粉色沙漠里沉沦。

【皮埃尔·洛蒂¹，《沙漠》】

士麦那大屋

(1918—1952)



当那脸庞上的面纱被揭去，成百的秘密将被揭开。

——法利德·艾塔²，《百鸟会议》

很久以前，在那个与奥林匹斯山诸神一样古老，一样有着许多不光彩传说的城市，士麦那³，国王的女儿⁴ 因为与父亲乱伦私通被神变成了一棵没药树⁵。从她裂开的树干里生出的私生子阿多尼斯俊美非常，连爱与美之女神阿佛罗狄忒都对他心生爱慕。是的，他，一棵树的果实，却是女神唯一的真爱。

从那以后，各种传言在这个城里弥散，阵阵低语深沉却清晰可辨。也许早在这之前，不，一定早在这之前，便是如此了。你只要静静倾听，就可以听见，圣保罗降生时的哭声，可以听见，圣约翰苦著《福音书》时羽毛笔的沙沙作响。透过迷雾，可以看见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乘着金船，沉浸在可怖的狂喜中。也许还可以看见圣母玛丽亚深陷沉思，为她逝去的爱子哀悼。这许许多多

的故事,多少年来,在同一方土地,沿着同一片海,萦绕不去。而这片爱琴海,就像镜中之镜,映射出人生万象。

在士麦那湾,空气里永远弥漫着一种腐败的咸味。无数的残骸堆积在海岸上,瓜皮、硬纸板和海藻堆成座座雕塑。可以想象,在海的对面,奥德修斯的大船驶过这片海湾,荷马欣喜远望,挥笔著下《奥德赛》。被打败的希腊军队在四千年后得到了复仇的机会,他们烧掉了那一世所有的记忆,至少他们自己是这么说的。然而,那些古老灰烬的气味从来也没有散去。早在那场大火吞噬一切之前,历史不灭的余火就在这片海湾下面悄悄燃烧。(有人说,那是地狱之火的熔浆。)在这里,你逃不开历史的记忆,总要穿过世世代代的轮回,回到过去,活在别人的故事里。这世上总有些地方深埋记忆,士麦那就是这样一个记忆之城。

我建于1890年,士麦那。艾诗玛也出生于那一年。我是一座瘦高的维多利亚式苦艾木住宅,有许多个房间,紧靠一块阴暗超凡的石头,一块黑曜石。据说,那是一块从天而降的圣石,这个地区都因它而得名:卡拉塔什村,或称黑石村。

我的阳台和窗子布满了格状的装饰,后面藏着女眷们的房间。房间正面的外墙上爬满了茉莉与石榴藤,还有菩提树与七叶树挡住从爱琴海最蓝最咸的海面上反射而来的灿烂阳光。一艘桨船总是静静地靠在那个空荡荡的大理石码头边。那码头是一个古老吕底亚水神庙的遗迹。(我外围的房间比主屋建得要晚得多,用做厨房与洗衣房,仆人们就住在那里。)大澡堂的彩色玻璃圆顶,弥漫蒸腾着层层蒸气,衬着天际的轮廓,像一座被废弃了的行馆,与旁的建筑格格不入。

有人说，花园里那棵没药树，就是传说里生下阿多尼斯的那一棵。人们相信这棵树是神圣的，它裂开的豁口就是一个双层祭坛，于是他们谦恭地奉上了各种牺牲与祭品。也有一些人认为，那不过是一棵普通的被雷劈裂的没药树罢了。年复一年，它的枝条不断生长茂盛，慢慢爬伸进艾诗玛房里，而后是琥珀的房里，成为许多神秘故事的主角。比如有一次，一个佣工突然大叫起来，因为他找到一颗琥珀蛋，里面躺着只石化了的飞蛾。还有一次，连着三道闪电将这棵树劈倒在地，可就在第二天的晚上，它就奇迹般地复活了。

在我生命的前二十八年里，一位帕夏⁶与他的妻妾生活在这里：三个妻子，几个仆人，和成群的子孙。帕夏本人是一个虚荣、自私而且做事不择手段的人，他唯一关心的就是他自己。他住在船屋里，一面干着非法的勾当，种植罂粟，一面轻视所有不幸的人。苏丹被流放后，青年土耳其党宣判他犯了滔天大罪，把他流放到炼狱般的卡尔斯冰地去了。据说，他在那里居然做了更糟糕的事。真是本性难移，尘埃难落。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但是，他的妻妾们，发现自己衣食无依，无处可归，更无法继续负担这所房子的一应开销，不得不匆匆地逃去，留下她们的锦衣华器和昂贵家私。就在这当口，巧得像戏里写的那样，她们正想着要离开，艾诗玛就来了。

一个雾蒙蒙的冬日午后，身着黑衣，面蒙黑纱，艾诗玛和一个房屋中介来到这里。她的哥哥爱斯堪德走在她前面三步远，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子，卡德里和阿拉丁，抓着她的裙角，紧紧跟着。（脸上的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丧父的孤儿。）在她后面三步远，跟着她的两个女仆，刚娜和爱丝，她们低着头，拘谨得很。

艾诗玛幽灵般地从—个房间移到另一个房间,似乎不时地在与墙上隐隐浮现的面孔对谈,又不时轻触嗅闻着那些吸引她目光的物件,同时还轻吟着祷文。她打开了每一扇门,也打开了每个房间里尘封的记忆。伴着地下室里往复回荡着的大澡堂里的滴水声,滴……答……滴……答……滴……答……如何重新让这静默的空屋充满活力?是啊,要好好地想一想。

在三楼后窗外,她看见那块黑色的大石和那棵有裂口的没药树,感到阵阵海浪拍击在木桩上的颤动。她的眼眶湿润了。她到家了。她一眼就爱上了这幢房子。

“您可以不花什么钱就得到这房子。”中介在她耳边低语。中介跟着她走进了阁楼,灯笼裤、绸缎拖鞋、薄绸面纱之类散落一地,显示着过去年代女子娇纵奢华的生活。“大老婆十分着急想要脱手。她们别无他法,黎明前必须离开这里。”

艾诗玛没有理睬他,回到了女眷们的房间。那里她们为她准备了咖啡与点心。她们小心翼翼地盯着她,看着她摘去她的小羊皮手套,褪下一个榛子大小的蓝宝石戒指,那几乎是她最后一件首饰了。她缓缓地将戒指套在大太太的手指上。

正好合适。

“这是房款。”艾诗玛对她说。

这个有些年纪的女人啜泣起来,感激地想要亲吻她的手。艾诗玛拒绝了。她搂着她直到她不再哭泣。

从那一刻起,我和艾诗玛就再也分不开了,即使在她死后,也没有分开。

琥珀小时候每次听到这个故事都会问:“那些女眷们后来怎

么样了？”

“很不幸。帕夏的阉人随从带着她们到欧洲很远的地方，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把她们当成会跳舞的熊一样的珍奇动物展出。”

“为什么呢？”

“因为她们无名无姓，也无处可去。没有人要她们。她们从家乡被人拐出来太久了，没有人记得她们是谁。”

“我绝不允许你一个妇人家带着孩子住在一个无亲无故的城市里！在这样一所大房子里！”她的哥哥爱斯基德生气地走来走去。“别那么固执好不好。到我的庄园去。你的两个儿子需要有男人在身边。一个女人家也不应该和家人离得太远。”

“这是我的家。”艾诗玛很坚决地说，“我要留在士麦那，因为我丈夫把我娶到这里来，我就要留在这里。两个女孩会帮助我。我们会过得很好的。上帝会保佑我们。”

“两个女孩”指的是那两个库尔德女仆，刚娜和爱丝。是艾诗玛丈夫的连襟，热心的米姆·帕萨先生送给她的礼物。她们的故事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她们四姐妹来自阿勒山地区。她们的村子遭到了大屠杀，四姐妹躺在废墟里，奄奄一息。米姆·帕萨先生救了她们的命，并把她们带了回来给他的妻子和艾诗玛做礼物。从此她们就成了这家的人。

“看到你这样，我的心都碎了。你从生下来就固执得很。记着，没人知道命运会带给我们什么。你想回家，我随时都欢迎你。”在动身回他的丝绸庄园之前，爱斯基德这样对艾诗玛说，“无论天晴或者下雨，记得我的话。”

“我会记得的。”

他离开的时候会想得到吗？他们会料到在不久以后，命运就使他们天各一方了吗？

照片里包着头巾、看起来很严肃的绅士，年纪上可以做艾诗玛的父亲，事实上是她新亡的丈夫。他死后，她不得不变卖她大部分的珠宝来维持生计。只留下一两块宝石和几码上好的绉绸。那是做婚纱的上上之选。但是她没有穿过，她的女儿也没有——至少没有在婚礼上穿过。

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呢？这些不为人知的事？因为我会倾听，我能听见一切。我听见他们夜里的呼吸声，听见每层楼里如蛇语般的低吟，听见他们的梦呓，也听见猫爪在冷夜里跑过地下陵墓的声音。我听见孩子们的声音在地道里回荡，好像传说中人身牛头的怪物正从鼻孔里喷着火。我还听见，每个渴睡的午后，街车鸣着喇叭像海妖般呼啸而过；午夜时分，守夜人的手杖敲击着鹅卵石路面：嗒……嗒……嗒……回响……回响……回响……

每个夜晚，当整个小镇沉沉睡去，远远地，像从爱琴海的深处，传来女人的轻唱。“我的小宝贝，粉嫩的小手小脚，哦，我的小宝贝……”她在唱着一首摇篮曲，是唱给她安息在神圣之地的婴儿听的。她的小宝贝永远地离开了她，于是，她疯了。她把他放在一个金摇篮里，然后放进海浪里。

艾诗玛总是倚在床上，静静地听着摇篮曲，像是她的灵魂要穿过轻雾才能听见，她被一种神力裹紧。这曲子悄悄地潜进她的屋子，低唱着，“我的小宝贝，我的小宝贝……”渐渐地，她被温暖包围。

当男孩子们问,那是不是海妖在唱歌。她说:“世上根本没有海妖存在。我小时候也以为是海妖,但是后来,后来就听不见了。别在意。那不过是恶魔在清嗓子。传说,海妖的歌声会使船只沉没。那些被她们诱惑的人也会神秘地死去。曾经有个叫奥德赛的人,把他的水手绑在桅杆上,海妖的声音才不能诱惑他们。这是唯一的办法。”

我倾听并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包括他们关起门来最私密的时刻与梦想。我甚至能看见他们的梦境,读懂他们的思想,并做出评判。有时我还能操控一些事情。我,也有我的缺点。

我看着男孩子们在他们的房间里熟睡。屋外,刚娜,就是那个似乎永远不老、长着胡子,眉毛连在一起的女仆。她会吧蝙蝠翅膀晒干,把海马捣成粉末,说它们能带来好运气。她直接睡在地上,她一直这样睡觉。她沉沉的呼吸与孩子们的呼应起伏。不一会儿,她们呼出的空气变得多彩起来,化成各种形状,盘旋上升,一同飞进她们共有的梦想世界,起起落落,飘忽不定。

在她退休前,刚娜总是把她的妹妹爱丝锁起来。月光会让这个年轻的姑娘疯狂。像发情的动物似的,爱丝像蛇一样扭动身体。她的床被汗水湿透,蒸腾着她茉莉花香般的气味。

三楼,艾诗玛放下她齐腰的长发,她的眼睛像黑夜里闪光的珠宝,她的心在飞扬,却仍然十分警惕。她拉开窗帘,窗外一个人也没有。突然,祷告报时人的声音像狂喜的小鸟儿一般响起,午夜的祷告开始了。艾诗玛盖上头巾,把她从阿什克带来的祷告毯铺开,面向东方站着,十指相合,嘴里默念着让人听不懂的咒语。她的手慢慢地拂过脸庞,她柳树般的身体轻轻俯下,前额触地。

窗帘在风中剧烈地飘动着,阳台的门开了。带着一顶土耳其